

心灵漫笔

■王国梁

五月的天空澄澈、洁净。云儿躲得远远的，似乎不忍打扰蓝天的安宁。如果你长久凝望天空，会感觉自己像沉入碧海中一样，心中只剩下一片宁静。无垠的碧空，荡漾着久积的尘埃。人的胸怀也像五月的天空一样，宽广畅达，无所挂碍。

五月的天空，过滤掉多年尘世辗转的悲欢，回归最简单的初心。幼时，每到五月，空气中总是弥漫着一丝浅浅的喜悦。晨曦照进农家小院时，母亲抬头望望天空说：“今天的天儿真好。瞧，天蓝得没有一丝云！”我顺着母亲的视线望去，看到蓝天像是被水洗过一样清亮。母亲说：

“走，咱去‘点’花生！”这个时节适合种花生，我们叫“点”花生。这种说法特别形象，农人把花生种子一粒粒用手指点到田里，所以叫“点”花生。

五月的天空下，微风荡漾，正是草木生长的旺盛时期。田野里绿意浓浓，野花点缀其间，蜂蝶四处飞舞，鸟儿掠过麦田。母亲用锄头在花生地里刨坑，我跟在她的身后“点”花生。花生种子是提前用盐水泡好的，我捏起一粒，轻轻“点”进坑里。这样连续几次后，我感觉自己的动作越来越熟练——用手指捏起花生，弯腰，再准确地把花生“点”到坑里，最后顺势将坑踩平，花生便种好了。我的动作

娴熟，慢慢找到了一种劳动的节奏感，好像有韵律一样——这是母亲教给我的本领，也是农家孩子悟性使然。五月的天空下，一切安静如画。“现在‘点’花生，到了中秋节就可以吃了。”与母亲坐在田埂上休息时，她这样说。那时我便觉得，五月种下去的是希望。

五月的天空碧蓝，我和母亲沉浸在美好的憧憬里。我嚼着一棵甜津津的青草，仰望着天空问母亲：“天为什么这么蓝呢？”以母亲所学的知识，她是无法回答我的问题的。于是她从另一个角度回答：“因为现在是五月嘛，其他季节的天空可不是这么蓝。冬天的天灰蒙蒙的，

秋天满天都是云彩，现在才是最好的时候呢！”我大声背起了课本里的句子：“蓝蓝的天空，万里无云……”母亲听了，有些神往地说：“万里无云，不知道万里外的天空跟咱们这里是不是一样……”母子两人在五月的田野里进行着一场自由而诗意的对话。我想象着，有一天一定要去万里之外的世界看一看，看看那里五月的天空。

多年来，我走过了很多地方，看过了很多地方的天空。可是，我仍然觉得故乡五月的天空是最美的。故乡的五月，天空依旧湛蓝，微风依旧……我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代。

榴花照眼明

梅，细叶若柳。郭沫若在他的散文《石榴》里曾经这样写道：“石榴有梅树的枝干，有杨柳的叶片，奇崛而不枯瘠，清新而不柔媚，这风度实兼备了梅柳之长，而舍去了梅柳之短。”梅有梅的风骨，柳有柳的气质，而石榴树展现的是柔而有骨的风度。

“只待绿荫芳树合，蕊珠如火一时开。”石榴树是花族中的智者，花儿开得娇艳，不与桃李争艳，也不与杏兰同辉，孤独地开着，独得这夏日的宠爱。难怪郭沫若要称石榴花为“夏季的心脏”。石榴花以火红色居多，有“五月榴花红似火”之说，古人也将石榴花盛开的五月称之为“榴月”。

五月的雨催生着石榴树，翠叶掩映的枝头上星星点点地布满了葫芦状的花蕾，酡红色的，风一过，怯怯地露出羞红的脸颊。“日照血球将滴地，风翻火焰欲烧人。”不几日，葫芦状的花蕾分成了四瓣，慢慢张开了笑脸，红嘟嘟地怒放，灼灼醉人。一树红红的石榴花在阳光的照耀下宛若一团红红的烈焰，燃烧着、升腾着。

石榴花开在五月、红遍五月，花落之后开始结果。老家院子里的那棵石榴树似乎只是为了观花而生，结出的石榴果只有拇指一般大小，但这并不妨碍我喜欢石榴花。每年石榴果上市的时候，我都会买上几个，拳头似的，握在手里，心头忍不住

喜欢。石榴果的美味从揭开果皮的那一刻开始已经激发了我的味蕾——晶莹剔透的果粒，刚一入口，如丝般爽滑，唇齿一开一合间，酸酸甜甜的味道让整个人都神清气爽起来。

石榴果在民间有“吉祥果”之称，一颗颗饱满多汁的果粒抱团而生，寓意着子孙满堂、团圆吉庆。“五月榴花照眼明，枝间时见子初成。”又是一年五月天。老家院子里的石榴花开了，循着那条熟悉的乡间小路，我再一次回到了老家、回到了小院，看火红的石榴花在枝头绽放。

■田秀明

“微雨过，小荷翻。榴花开欲然。”五月的夏，浅浅的，浅得裹着晚春的气息，一步步走进了夏天。五月的雨，少了一些妩媚，多了一些热烈。一阵微雨过后，老家院子里的石榴花开了，红艳艳的，一朵挨着一朵，绽放在枝头。

石榴树是七八年前父亲从集市上买回来的，一直栽在一个大的陶缸里。石榴树长得差不多有一人高时，陶缸已经盛不住它了。父亲说，等来年开春时要把它移栽到院子里，这样石榴树才能脚足了劲儿生长。

立春之后，一夜春风一夜春雨，石榴树黑瘦的果枝上日渐泛出了新绿，瘦枝如

桑葚满枝头

颐的欢乐。后来的不甘心落后，脱下衣服像猴子一样麻利地往树上爬。骑坐在树上，头顶着肥大的桑葚叶，不停手地把甜美的桑葚往嘴里送。女孩子们斯文多了，多是站在高坎上就近摘，坎上的摘完了，就在树下叫树上的男孩子们帮摘一些扔下来。男孩们在女孩子温柔的请求声中颇自豪地折下带着桑葚的枝条，一边朝旁边的麦地里扔一边大喊“看好喽”。女孩子们安静下来，捡起枝条蹲在树下细细挑选，一边嘟着嘴吹沾在桑葚上的灰，一边把桑葚放进嘴里慢慢品尝。

把向阳的桑葚品尝完，男孩子们从树上滑下来，“哈哈”的笑声从林中传出，惊得麦田边的麻雀拍着翅膀赶快飞。原来，男孩子个个都变成了大花脸，桑葚汁涂得身上到处都是，特别是嘴角一圈特别红。女孩子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尽管吃得小心翼翼，但是嘴唇、牙齿、舌头照样染得

乌黑。有些懂事的女孩子将挑好的桑葚用芋头叶包好，带回家给年幼的弟妹品尝。男孩子们回到家则大多会被母亲责骂，因为衣服染上的桑葚汁是洗不掉的。被骂的男孩子低着头，连大气儿都不敢出，第二天一觉醒来又重复着昨天的事。

有一年，父亲去帮三大爷家收麦子，三大爷留父亲吃晚饭，我这跟屁虫也跟着父亲一起去。吃饭前，我见三大爷从里屋抱出一个玻璃瓶，瓶子里有桑葚挤在一起。我感到奇怪，正想问三大爷为什么放桑葚在瓶子里泡，三大爷倒出来一杯递给父亲说：“这是我泡的桑葚酒，你尝尝。收了一天麦子，身上难免酸痛，喝桑葚酒可以强身、补肾。”真想不到，桑葚还可以泡酒。

远方的风不仅吹来了麦香，也顺着风把桑葚甜甜的气味带来。今夜，让我做个好梦，去重温童年摘桑葚那温馨的一幕。

花草情缘

因为瓶底没有小孔，我每次浇过水后还要再倒出来一些，唯恐它烂根。本来齐瓶的土，现在一半已吸收到新发的叶片上，且每一片叶子都长得标致水灵、亭亭玉立。桃蛋儿颜色还没那么粉，略呈青色。它最娇贵——水浇多了叶子偏软，早了叶片枯死。长得最好的是种在绿色大盆里的多肉组合，枝丫错落，铺满整个盆面，被好友戏称“一盆菜”。小鹿角由绿色颗粒堆砌向上，新发的枝丫黄豆般大小，在阳光里闪着嫩黄的光泽。钱串则如铜钱叠起，矗立成线状。

不知植物可懂人语，在我对着它们呢喃的时候，它们是否能听懂我的语言、接受我的能量又赋予我新的能量。它们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，感知栖身之所主人的隐秘情绪。它们默默生长，我在慢慢老去。植物无言，不像猫狗那般和人互有互动，我只是凭观感、触觉猜测它们的生

长状况，心里希望它们欣欣向荣，却没有完全掌握它们的生存喜好，只凭一腔热爱尽力照料。有风的时候，我和它们一起吹风，呼吸自然带来的气息；出太阳的时候，我们共同沐浴阳光，吸纳大自然给予的养分。不同的生命在同一片空间里感恩生长，我们同是自然的受惠者，感慨活着真好。

品种名贵否、姿态优雅否，都不重要；生而形成，立于天地，踏上身不由己的归途，在名花草享受万千宠爱被炒至身价不菲时，总有无名者固守一隅。没人关注不受重视也无所谓，它们依然激发最大生存潜能，攫取活下去的能量。它们容忍恶劣的自然条件，凭借顽强的适应能力活出自己的一方天地。它们命定的角色仿佛就是陪衬，然而不知为何，这些平淡者总能入我的眼、慰我的心。或许，我们彼此有同样的气质吧！

与花有约

阳台的一角种了一株银星海棠，最初把它栽进花盆时只有小小的几片叶子，而今枝干像竹子一样朝上长，几近触到天花板。枝上又生枝，根处亦萌新芽，如藤如树，一簇一簇的花束倒垂下来。红心形的花苞不宜久久凝视，容易让人幻想那凋零了满地的情人的心。盛开后瓣如蝶翅、翩然若飞，花蕊金黄、花瓣粉白，在阳光下闪现别样的华彩，有倾城之美。也亏了海棠无香，否则色香俱佳，那它得美成什么样子！

午后坐在阳台上，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到身上，有一种温润的暖意，能从身上暖到心底。我闭上眼睛，把自己伪装成一株植物，俯身或者昂首。如此，生活无形的鞭绳再也抽不到我的身上，它再也不能举着奋斗的大旗催迫我上进了。我在一株植物的躯壳里体味到了久违的清静、纯真，

还有轻盈。撕掉人前的伪装，安静地做我自己，不负岁月所赠，不负四季所托，就这样专心长我的叶子，专心开我的花，专心结我的种子……

茉莉也开了，浅浅的花瓣，像初夏撑开的一把小伞。我看着这小小的茉莉花，茉莉花也看着我。在花前，花香抚慰心灵，所有的伤害都被治愈了。就像小王子在他的星球上守护他的玫瑰花，人和草木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彼此治愈。

突然，想和花签一份契约——活着时彼此守望和相爱，从日月间，到尘埃里；死去后魂魄化蝶、化风、化雨，肉身变成肥料。要遵守契约，要对花诚实。我的眼里装得下自然护万千的花，万千的花里都有我的守望。在这一方小小的阳台上，花一朵一朵地开着，光阴一格一格地爬着……



诗风词韵

静默时光（外一首）

■仲信
此时此刻
真正欢愉的是那些醉草和无花果
醉草草在阳光下唱田园之歌
夜色降临时会羞怯地闭上心房
即使在一场风雨中
无花果硕大的叶子也击节相和
它们不需要张扬爱情
即开始孕育未来
蝴蝶们会偶尔造访
也只是轻轻地打个招呼
便心领神会地安享各自的好时光
我是否也该换一种生活
模拟醉草的自卑
练习无花果的内敛
或者回归蝴蝶一样的简单
舍弃眼前的虚荣
剔除心田的野草

玉兰花开

从前，只是用羡慕的目光仰望你高高在上
默不作声地布施清芬
许多次，我的凡心
被你的洁白打动
想象着你各种姿态的飞升
今天，被封于小窗之内
才有机会接近你
是一场雨擦亮了眼睛
分明看到了一束红色的心蕊
还有疲惫的肉身



挚爱亲情

忆母亲

■李甫君 李祥君

母亲1928年7月3日出生在太行山深处。那里山高路险、坡陡沟深，石多土少、植被稀疏，土壤保墒性能差，“十年九旱”是它的真实写照。

嫁给了同样家在太行山深处的父亲后，母亲一共生育了我们兄弟姐妹10人，如同一根根盘着细绵瓜藤的老藤一样，不停地提供和输送营养给子女。她年年上山劳作、月月下地垦殖、天天田间稼穡，从石缝中播撒五谷，从畎畝中耕种杂粮，从土中刨食供子女吃喝。

春天，母亲到野外采集玉米菜、灰灰菜、马齿苋等野菜，爬树掏榆钱、槐树、杨树等树的叶子。夏天，她上山薅黑叶，到山上薅山韭菜。秋天，母亲将红薯叶、扁豆叶；秋罢，她做酸酱菜、炒面。冬天，母亲用铁丝从石缝里掏老柿叶、老桐叶、老楸叶等下锅。

老家山上有一种生长在山谷底的野菜，可食用，俗名黑叶，宿根，灌木，半米高，一丛一丛的。母亲每年都要去捋几次黑叶。她每次回家之后都会在室内选择一片空地，把装在布袋里发热的黑叶掏出，摊在地上散热，然后精心剔除杂质，上锅清蒸，按清洗、装缸、压瓷实、续水的工序，最后在顶端放上鹅卵石，泡上半月就可以食用了。

漫山遍野的山韭菜生长期为春、夏和秋三季，夏秋为旺季。母亲经常挎着荆筐上山薅山韭菜，腌制成咸菜。母亲剔除山韭菜中的杂草和烂叶，清洗干净，捞到筛上晾干。将大籽盐捣碎，山韭菜在案板上切碎置入砂锅或缸内，然后按照一层山韭菜一层盐的程序装填。我家每年都要腌制一大砂锅或一缸山韭菜，一直吃到来年四五月份。打开锅盖或缸盖，一股山韭菜香味扑面而来，瞬间香气弥漫满屋。人人端一碗粥，喝一口稀饭夹一口咸菜，唇齿留香，回味无穷。

老家还有一种低矮的植物，土名叫酸不姜（音）。酸不姜芽是天然的酸菜，比四川的酸菜要好得多。母亲从山上采来酸不姜芽，做汤面条。下面后，放酸不姜

芽，再滴些香油提鲜，味道鲜美，爽口开胃。

金秋十月，太行山区到了卸柿的季节，家家户户忙着制作炒面。母亲手拿挠钩，担着箩头，上山卸柿。回家后，她挑选部分圆囫圇用来切柿瓣、挂柿串，剩下的红柿、崩柿（受损柿子）用来搓柿糠。母亲将柿子先在石碾上碾碎，用粗糠搅拌均匀，用水桶担到石板上摊开，等到晾晒干了以后在石磨上研磨成粉末再用细箩一遍一遍过筛子，经过繁杂工序终于形成炒面。

在山上居住时，我家从来没有到供销社买过醋，都是母亲制作的柿子醋。秋后，她把一个大坛子洗净、空干，放满满一大坛子柿子，用蜡密封起来。春节，打开坛盖，一股醋香扑面而来。这种柿子醋味道醇正，是纯天然无公害的绿色食品。那一层薄薄、透明的醋衣非常鲜美爽口。

秋罢，山民用白萝卜缨做酸酱菜，这是一道风景。母亲把白萝卜缨剥下，剔除烂叶，在院子里晾晒两三天，等到半湿不干时续水上锅，烧水煮汤；出锅后捞到大号箩头里，担到河边精心清洗；洗净后，将萝卜缨剥碎逐层装缸，用擀杖捣瓷实，铺荆片，压鹅卵石，盖缸盖，经半月发酵就可以食用了。

老家种的小麻子全身都是宝。秋后，小麻子秆晾干晒透，投到河里叫沤麻；皮剥下来就是麻，可以搓麻绳。麻籽可以榨油。麻秆可以烧锅，也可以照明。秋后，母亲把收获来的麻籽脱粒、淘净、炒熟，在石碾上碾，上锅清蒸，边烧锅边撒油。经过繁杂工序，小麻油制作完成。小麻油是一种上等的油料，味道醇正，色泽鲜亮。它是山区老百姓炒菜、烙馍、摊煎饼、炸油条的重要油料。

母亲调剂全家人的生活，全凭自己心灵手巧。她想方设法把伙食安排得丰富一些，尽量把饭菜做得可口一些，吃起来有滋有味一些。就这样，母亲把我们10个兄弟姐妹养大成人。

母亲离开已有28个年头了，谨以此文表达我们对她的思念之情。

往事如烟

野梨花

里的幽静与美丽竟有几分像小龙女居住的绝情谷。混浊的水养活了像莲一样出淤泥而不染的它。但与春日粉嫩的杏花、桃花、海棠花相比，它似乎不合时宜。邻家的杏树热烈地开着，伸到墙外的粉色云团吸引了一波又一波孩子爬上土墙折枝摘花，邻家爷爷每天都不厌其烦地呵斥嘻嘻哈哈的孩子们。整个春天，这棵树都被欢声笑语所围绕。相比之下，野梨花显得愈加清高、孤独，遥不可及。

我从来没有走近触碰过那棵梨树，远距离、长时间地观望竟然让它成了我心头挥之不去的美丽幻想。我常常想，假如当初鼓起勇气去看了它，是不是和别的小伙伴一样被臭臭，从此再不挂念？那么，在久远的时空里，我的想念与遗憾会不会就此消散？

一棵树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地，但那份向上的坚韧与执着从不曾折损。尽管脚下是泥沼，尽管无人问津，但在浩荡的春风里，它一直沐浴着阳光灿烂绽放，用独特的气息拒绝蜂蝶，用孤独的颜色守护圣洁。或许，这也是潜意识里野梨花让我念念不忘的原因吧。

洁白的野梨花，多年来一直在我的心头悄悄绽放。